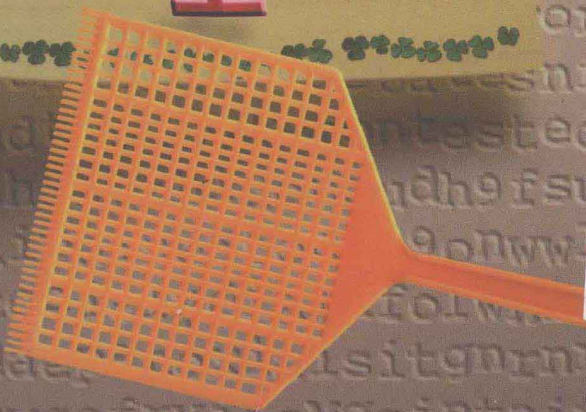


誠徵

一名會打蟑螂的男士

需正直體健，身手矯捷
無不良嗜好，本人願提
供免費住宿半年……



黃又兮 著

晨星文庫——10

誠徵一名會打蟑螂的男士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誠徵一名會打蟑螂的男士／黃又兮著．——初版．
——臺中市：晨星發行；臺北市：知己總經
銷，民83
面； 公分．——（晨星文庫；10）
ISBN 957-583-422-4（平裝）

857.63

83006324

晨星
文庫
10

蟑螂的男士
誠徵一名會打

著者
文字編輯
美術編輯

黃 又 兮
廖 國 禎
鄭 安 平

發行人
發行所

陳 銘 民
晨星出版社
台中市工業區30路 1 號
TEL(04)3595820 FAX(04)3595493
郵政劃撥：02319825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2500號
專線：(04)3595819-211

讀者服務
法律顧問

甘 龍 強 律師

排版

昌新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

尙格印刷廠

初版

中華民國83年10月30日

總經銷

知己有限公司
〈台北公司〉 台北市羅斯福路 2 段79號7F之9
TEL(02)3672044 FAX(02)3635741
〈台中公司〉 台中市工業區30路 1 號
TEL(04)3595819 FAX(04)3595493

定價 150 元

(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)

ISBN 957-583-422-4

Published by Morning Star Publisher Inc.

Printed in Taiwan

〈自序〉

情境之外

黃又兮

我喜歡挑白天時候去看電影，因為散場之後乍出戲院的那一瞬間往往也是極具戲劇效果的。無論心情是否仍貪戀於一兩個鐘頭前的某個段落或哪句對白，霎時皆得驀然轉醒。戲，只要又經過現實的滲透與編排，也就變得不再像戲了，而成爲還魂世間某處的另一場貪嗔癡愚、成住壞空。

亦知道，不是每場演出皆能在完美無憾的結局下落幕；再怎麼繽紛熱鬧的舞台，也終要面對散場以後的落寞殘局，這到底是一般人之所以流連劇情的原因之一。只因爲現實中充斥了太多的不完滿，我們有時寧可只希望它就是齣戲，可同時又要

誠徵一名會打蟑螂的男士

◆◆◆◆◆◆◆◆◆◆

1

矛盾地在其中篩揀出最好的片段、意圖拼湊成真正屬於自己的人生。

世間男女，多因彼此的不完滿而結合，抑或分離；或者，在猶豫的汪洋中依然地浮沉。正因如此，我們的愛憎於其中才得以淋盡抒發，才有故事，以及其他一切教人迷離費解的真與偽。

亦若白紙黑字中的情愛，到底是假象還是實情，很多時候也不是你我值得爲之計較或探索的。它的存在，除提供人們一個置身戲夢的心境外，更在求全完美而不得的人生中造就了移情及依託。沒有它，這世界或許就彷彿玫瑰突然絕跡了一般，該要多麼失色不是？

一九九四年五月九日

目次

〈自序〉情境之外

1

落梅風

3

你何嘗不是受害者呢？
她利用你來讓我吃醋、折磨我。
我當然知道她不簡單，
然而我卻情願栽在她手上。

誠徵一名會打蟑螂的男士

33

需正直體健、身手矯捷，無不良嗜好，
年齡在二十五至三十五之間者尤佳，學生無妨。
本人願提供免費住宿半年……

玫瑰的因果

71

我既沒錢又離過婚，還另有家小。
妳看，自從我們結婚到現在，
連玫瑰我都忘了買。妳還年輕，瓔……

夢幻泡影

◆ 121

她是她心目中，近乎完美的白馬王子的原型。

可是，兩人做夢都沒想到，

有天，白馬王子被公司裁員……

讓我們一起忘記彼此的生日

◆ 167

他兩手不斷翻轉著那個送不出去的盒子，

突然，他站起身子，向海水走去，

那盒子在艷陽下成了一道拋物線投向水裡。

後來呢？

◆ 191

他一點兒都不了解她曾經有過的滄桑悲涼，

這大片斷層不是光憑緣分就能銜補的，

無論曾經如何喜歡過她……

過境

◆ 227

他高大、英俊、風趣、有責任感，還有點錢，

可是，她為什麼還是一點都不覺得受感動呢？為什麼？

〈自序〉

情境之外

黃又兮

我喜歡挑白天時候去看電影，因為散場之後乍出戲院的那一瞬間往往也是極具戲劇效果的。無論心情是否仍貪戀於一兩個鐘頭前的某個段落或哪句對白，霎時皆得驀然轉醒。戲，只要又經過現實的滲透與編排，也就變得不再像戲了，而成爲還魂世間某處的另一場貪嗔癡愚、成住壞空。

亦知道，不是每場演出皆能在完美無憾的結局下落幕；再怎麼繽紛熱鬧的舞台，也終要面對散場以後的落寞殘局，這到底是一般人之所以流連劇情的原因之一。只因爲現實中充斥了太多的不完滿，我們有時寧可只希望它就是齣戲，可同時又要

矛盾地在其中篩揀出最好的片段、意圖拼湊成真正屬於自己的人生。

世間男女，多因彼此的不完滿而結合，抑或分離；或者，在猶豫的汪洋中依然地浮沉。正因如此，我們的愛憎於其中才得以淋盡抒發，才有故事，以及其他一切教人迷離費解的真與偽。

亦若白紙黑字中的情愛，到底是假象還是實情，很多時候也不是你我值得爲之計較或探索的。它的存在，除提供人們一個置身戲夢的心境外，更在求全完美而不得的人生中造就了移情及依託。沒有它，這世界或許就彷彿玫瑰突然絕跡了一般，該要多麼失色不是？

一九九四年五月九日

落梅風

你何嘗不是受害者呢？

她利用你來讓我吃醋、折磨我。

我當然知道她不簡單，

然而我卻情願栽在她手上。

吧裡的燈光是灰暗了些。

隔著三張桌子的距離，他已不時地盯著她好一會兒了，只不過想確定一下是不是三天前在館裡碰到的那個女人。

他只能看到她的側面，一條俐落清爽的曲線彎進她寬鬆粗獷的高領毛衣裡。下面則是緊身的黑牛仔褲和長筒皮靴，線條也同臉蛋一樣乾脆，但誘人。

似乎有意不搭理他，她始終保持著相同的姿勢把自己釘在吧枱的高腳椅上。偶爾打個呵欠，伸個懶腰，或搖搖杯子裡的冰塊喝一小口之後，即回復到她單調的原狀——至少在他看來是如此。像隻貓一樣，她交著臂靠在枱面上定定地望著正前方，可以說她在發呆，也可以說是想心事，或者，在介於發呆和想心事的同時等待著某個人的出現。

如果，她真是他三天前在館裡碰到的那個女人的話，那麼，她出現在這樣一個酒店裡，似乎是件不巧的矛盾了，他以爲。

又想起了那個護照上名爲「李仕典」的女子，以正面的姿勢隔著和吧枱一樣寬

的窗口指著他的鼻子咆哮：「好不要臉！以為全世界只有你們美國人帥……我操你媽個屁！」然後，她憤憤然將送進窗口裡的資料一件件扔進皮包裡，非常快而俐落地，並在他尚且愕然說不出話的同時，朝櫃台上踢了一腳。

重重地，「砰！」地一聲。應該是皮靴踢出來的那種聲音吧！

他突有所悟，接著彷彿還猶能感覺到那一瞬間館內忽然充滿了令人窒息的氣息，沒有人說話，大家除了呼吸之外，就是把這齣短劇看到最後。

而他，則反射性地回復到以往面對這些申請出國簽證者的應有嘴臉，用他標準而平板的聲調喚著：「下一位！」

老實說，他自那個時候開始即非常地不開心。沒錯，再怎麼說，他已經佔了上風，那個名叫李仕典，生日是一九六四年六月四日的台北市人，自此之後已休想到美國去了。

她被拒給簽證的紀錄已輸入全球聯線的電腦檔案裡，除非他願意，否則她這輩子很可能再無望入境美國，而且，即使她另覓出路，到別的國家去，她在過境美國

的時候，一樣可以受到相當的刁難和看管。

說什麼只是去觀光，看看高中同學，還煞有介事地附上幾封從美國寄來的中英文邀請信函。真不知她是從哪兒打聽到的這種把戲，他一天總要碰上個七、八宗。

你們這些台灣人的心思我還不清楚麼？個個不過是削尖了腦袋想出國罷了……他對她出國觀光卻不加入旅行團的理由並不滿意，再看了看她護照上的相片和眼前的本人，愈加覺得她的出國目的別有用心，於是，漫不經心地對她說道：

「誰曉得妳是不是出國去結婚的？」他的國語說得非常漂亮，擁有北京大學的畢業證書。

「結婚？什麼結婚？」李仕典不解地反問，細長的單鳳眼登時轉圓。

不單是眼睛，其他的五官在顯得詭異的時候也極其魅惑，無邪之中似乎夾藏了些狡猾：「我連男朋友都沒有……」她咕嚕道。

「結婚也不一定就是爲了愛情……」他例行翻著她的護照，一頁看過一頁，最後抬起眼皮道：「有些女人，可以爲了綠卡結婚。」

她聽罷，怔忡了一會兒，不知是不懂他在說些什麼，還是真給他說到了心坎裡。

他看不出來，只覺得有股莫名的快感冉冉升起。他知道，所有上前將資料護照全交給他的男男女女都是一個樣子的，他們鞠躬哈腰、露出一副巴結奉承的謙卑狀，爲的僅是迎接他相對提供的臉色和爲難。她不能也不敢反抗的，他完全明白……。

「所以，你這話的意思是不批准囉？」她平靜的反問，一字字吐納得十分清楚，尤其是那個「你」字。

他聽得出來，她該是此地人所稱的「外省人」，那一口國語還算是他唯一順耳的。看完了整本護照，發現她的紀錄清白，二十九年來從未踏出本土一步。好吧！他並不回答她的問話，只是隨手翻到「簽證」的一頁，一隻手壓著護照，一隻手去開桌底下的抽屜，慢慢吞吞地、純屬政府機構辦公人員的專業效率。

「不批准就不批准，也請你別隨便侮辱人好嗎？」她見他自顧做事沒回應，又追上這句話，使得他原本拿出簽章的手突然僵了一僵，最後決定將簽章放回，「碰」地一聲響，關上了抽屜。

李仕典自然是聽到了這聲音，清清楚楚地，像當衆被人攔了她一巴掌那樣極度難堪。

他瞪了她一眼，接著翻到護照最後一頁寫了幾個字後，便將全數文件推出窗口外。

緊接著，她對他指鼻大罵，然後臨門回敬一脚。那是他生平頭一次遇上有人用中文版的「Fuck you」罵他，而且，還是在他的辦公室，一個名謂「美國在台協會」的地方。

他當然惱，這幾天就爲李仕典這個不知好歹的女人生悶氣。雖然他明知最活該倒楣的是她，可他並未因此有過絲毫勝利的快感。那張臉，嚴肅或是憤怒的，他已完全牢記，似乎就爲了哪天再碰上她的時候，便於緝捕歸案一般。

只可惜，他沒有她的側面資料，所以僅能乾坐原位遠遠地眺望——他不想給其他中國女人提供誤解的艷遇，萬一真錯認了的話。

或許不是李仕典吧！他想，因念在她的斗膽，和那句「以爲全世界只有你們美

國人帥」，她應該會對「美國人」產生起碼的偏見，而不至於踏進這家專做外國人生意的酒吧。再說，他已是這兒的老顧客了，進出此地的中國女人若不是來約會的話，也多半是以學英文的名義來吊凱子，甚至賣肉的，鮮少有個正經角色，在他認為。而衝著李仕典膽敢指著他發脾氣的舉動來看，他便認定此女的骨氣是不適於出現在這般場合的。

骨氣？……啊，是的。他突然發現自己的不快其實也在於她表示的那種寧折不彎。也許是他長期教阿諛諂媚的面孔轟炸得無處遁逃，而頓然對她有了錯斬崔寧的心虛和愧疚吧！

看了她這麼久，難道她一點兒都沒注意到嗎？他心裡忍不住問，和她一樣搖了搖杯中的冰塊和威士忌，才知酒已經喝到了底，只剩一汪冰水浮著薄薄的辛辣。

她也幾乎喝完一杯，又想起了什麼似的，從皮包裡掏出一根香菸，點燃，大口地吞吐。姿勢轉向動態，也開始出現對白。

她忽然向那個紅頭髮的酒保羅倫開口說話，說的應該是英文，因為羅倫回答她